

男孩·女孩

范广学

男孩和女孩青梅竹马,又一块儿上学。那年是七月高考,女孩被省财经学院录取,男孩名落孙山。女孩安慰男孩说,再复读一年吧,说不定能考个好大学。女孩也不停地叹气,几千块钱的学费没有着落,娘走得早,爹是村小老民师,每年那几个少得可怜的薪水实在是供不起女孩读大学。暑假里女孩进县城在一家酒店端盘子,女孩挣的钱加上爹求人贷的款勉强凑齐了学费。

开学了,女孩到省会城市读大学,男孩也背起被卷上了路。男孩没有复读,坐车来到省会。男孩见到女孩,女孩很吃惊,男孩说我考虑了很久,复读一年也没多大把握,不如我打工供你读书,女孩用拳头使劲捶男孩胸膛,吼道:回去!回去!不要毁了前程,男孩愣是不动,女孩泪水潸潸落下,一滴滴砸在男孩嘴角上,男孩用舌尖舔了一下,觉得很甜很甜。

男孩在省城找了一个活干,男孩能吃苦,攒了钱就给女孩送去。

大学四年转眼就要结束了,临近毕业,班里一个男生疯狂追女孩,男生的爹在省城当个什么长,男生许诺给女孩留在省城找个好工作。女孩找借口不再和男孩见面,不再要男孩的钱,男孩最后一次找到女孩时,女孩哭了。女孩说,我穷怕了,有人能给我更好的生活。

男孩没有流泪,他说只要你幸福

就好,他知道他们的故事该结束了,然后男孩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女孩毕业留在了省城,进了一家企业,在财务科当会计,不久嫁给了男生。女孩没有忘记男孩付出的真情和汗水,后来的一天,女孩给男孩汇去了一笔数目不算少的钱。

男孩回了家乡,承包了村里一大片荒坡和废地,搞种植和养殖,发展生态农业,又办起了农家山庄,经营得风生水起。男孩目光又瞄上了城市市场,在省城租场地租门面房,创办了特色农产品销售公司,男孩把公司交给了一个叫叶子的大学生打理。

男孩经常关照着老民师,那是他的启蒙老师。老民师岁数大了,手脚不灵便了,一次,背娃儿过河,左胳膊摔骨折了。男孩开车把老民师送进县人民医院治疗,老民师惦记着班里娃儿们,没住几天院就吵着回去了。男孩抽空来给老民师做饭、洗衣,照顾着。老民师眼睛潮潮的,一口接一口地叹息,说你老大不小了,也该成个家了,这世上的好女孩多的是,你别老是想着我,我只当是白养了她一场。

男孩没有吱声,掏出手机,说,打个电话让她回来瞧瞧你。男孩查了一下号码,替老民师拨通了电话。

过了两日,村小门口驶来了一辆豪华小轿车,女孩回来了,拎着大包小包,女孩对爹说,忙,一直抽不出空来。爹说多亏了有人照顾我。女孩表情很复杂,

她知道是谁,她没有去找男孩。

日头将要西沉,女孩坐上小轿车走了,老民师倚靠在门框上泪眼巴巴地望着小车渐行渐远,直到看不见了,老泪在脸上纵横流淌。过了一下,光棍汉四更叔来了,四更叔说打今儿算起我来伺候你,直到你恢复好了为止,老民师把四更叔往门外推,我死不了,不要你来可怜我!四更叔大嘴一咧:咋的了?我可不是白干,你女儿先付我钱了,老民师一下子跌倒在椅子上。

再后来,女孩离婚了,女孩所在的企业也倒闭了。

一天晚上,男孩和叶子姑娘下舞厅,男孩忽然看见女孩陪男人喝酒、跳舞,男孩带着叶子匆匆离开了。次日晚,叶子姑娘单独约见了女孩,叶子诚恳地说,我们公司缺会计,想请你来。女孩很高兴,于是,女孩成了公司的一名会计。

发薪水那天,女孩不明白,问咋给这么多?叶子说,我们老板说你干得很出色,不该你干的你也干了,这是你应该得到的。女孩问:你们老板我怎么一次也没见过?叶子回答:我们老板忙,



乡下还有一摊子,不常来,这儿就交给我了。女孩很好奇,很想见你们老板一面。叶子很为难,说,这个……我们老板说早就认识你,本来他是不让我告诉你的。叶子想了一下,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女孩,说,最好你自己跟他联系。

女孩看着名片,又看看叶子,问:你们是什么关系?叶子甜甜一笑:从前给他打工,现在是他的女友。

女孩回到冷冰冰的家中,拨打了男孩的手机号,听着来自远方的那个熟悉的声音,女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,大颗大颗的泪珠打湿了那张名片。

第二天,女孩辞职,之后去了南方。

河水向北流

黄久辉

魏县南边是山区,北边是平地。魏县的河水都是从南向北流。

20世纪90年代,县里要建水电站。在山的北面画了一条线,全县的壮劳力都去挑砂石挣工分。眼看着大坝越堆越高,迁下山的人就越来越多。

王鹤的妻子就是这时候迁下来的。刚结婚的时候,岳父对王鹤说:“我还有个兄弟,也就是你大爷,当年住得高,没有迁下来。咱山里人认亲,虽远了一点,我还是希望你们每年都去拜年。我那大哥爱热闹,你就当上去锻炼身体。”

此后每年正月,王鹤都要提两瓶好酒去一趟山里。

山路崎岖,溪水潺潺。王鹤多次对媳妇说,这真是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。

大爷很热情,每次王鹤过来,都找一桌人作陪。那年月,山里人不缺吃的,野鸡、野猪、山茶菇,还有自家酿的野枣糯米酒。陪客的人里,王鹤印象最深的,就是一个叫阿贵的堂兄。

阿贵是大爷的



远门侄子,山下面的村主任。他喊王鹤王兄弟,王鹤喊他贵哥。

山里人吃饭都在堂屋,摆放一张自己制作的方桌,放四条长板凳。正上方是供桌,山里人吃饭讲究,本家人不上座,阿贵虽是本家人,却是远门,又是山下面的村主任,这上座每次都是王鹤和阿贵坐。

上座又以左边为贵。按道理,阿贵年长一点,坐左边最合适,可是每一次,阿贵都把左边推让给王鹤。喝酒的时候,阿贵频频劝酒,大爷来来回回找酒。

就这样热闹了几年,山里的路也修好了,王鹤骑着摩托车,就上山了,只是遇到阿贵的次数少了。听大爷说,阿贵已经升到乡里。

王鹤说,阿贵那人会来事,头脑灵活,适合当官。大爷说,那倒是,只是想当三儿那么大的官,就不容易了。

大爷口中的三儿就是王鹤妻子的三哥,如今已经是乡长。

事实证明,大爷也有误判的时候,阿贵虽然没有当上乡长,却因为修通了山里的路,带动了山下的经济,直接升到县里。

山下面日新月异,山上面也没闲着。大爷所在的山区,成了旅游开发区。大爷家里富裕起来,原先的破方桌变成了大圆桌,吃饭也不在堂屋,而是挪到了餐厅里。

圆桌不好区分主位,不论大爷怎么安排,王鹤一直坚持坐阿贵的右边。这一次,阿贵没有推辞。大爷倒酒的时候,阿贵也婉拒了。说这几年,国家对干部喝酒管得严。寒暄一下后,各自吃菜,没有了之前的觥筹交错,王鹤反倒不习惯。

王鹤和阿贵寡淡地吃了几次饭,王鹤隐隐约约感觉不对劲,用山里人经常说的话就是:黄鳝泥鳅不一样长,王鹤再上山的时候,就有意避开阿贵。

中间有两年没见到阿贵,再一次遇到阿贵,阿贵变得很热情,上来就拉王鹤的手说:“王兄弟,几年未见。”王鹤说:“现在人都外出打工讨生活,平时难得回来,见一面不容易。”

吃饭排座位的时候,王鹤多次谦让:“贵哥都是县里领导了,我这小老百姓,怎么能坐得比贵哥还高?”阿贵挥挥手:“咱们都是亲戚,这样说见外了,你到我这边是客,我做左位不合适。”

王鹤拗不过阿贵,只好坐在阿贵的左边。吃饭刚开始,大爷很高兴地说:“祖坟都淹没在水库里,还能保佑子孙。咱们这一姓,出来两个县官。”

王鹤这才得知,媳妇的三哥,也调

到县里,官衔比阿贵还高一头。

王鹤在人多的时候,很少提起他这个三哥。媳妇知道他小心眼,要是告诉王鹤她三哥升官了,没准王鹤以为她臭显摆。所以,王鹤不知道三哥升官,很正常。

吃饭的时候,阿贵又变成之前的阿贵,不断劝酒。王鹤以开车为由婉拒。阿贵说:“喝醉了就在山上休息,这山有旅馆,别有一般风味。睡醒了,明天再下山。”

就这样,王鹤和阿贵,热热闹闹喝了几年酒。

又是一年正月,各家各户都忙着拜年,唯独王鹤岳父家愁云惨淡。王鹤妻子的三哥,年前被组织喊去谈话,到如今,情况不明。王鹤的岳父打电话给阿贵问情况,阿贵推诿说,有组织纪律,不能说。临了,安慰王鹤的岳父,真没什么事。

王鹤让岳父给大爷打电话,问阿贵什么时候去拜年。

阿贵上山这一天,王鹤也到了。王鹤一下车,阿贵就迎上来握手:“王兄弟,又是一年没见。”吃饭的时候,王鹤死活不坐主座,却被阿贵强按在主座。阿贵问大爷,家里还有自家酿的米酒没有?大爷高兴地说:“知道你们爱喝,年年准备着呢。”

王鹤是第二天下山的,走的时候,还晕乎乎的。王鹤对妻子说:“打电话和咱爸说,你家三哥,可能又要升官了。”